

# 低劣的“铭功碑”——《平崖山记》

□ 林福杰

宋元崖门海战后，张弘范磨崖刻石“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”，将崖门奇石变为他的“纪功石”，700年来受世人唾骂。而另一个元朝高官、广东宣慰使司同知白佐撰写了《平崖山记》，以为铭功，此事及该“铭功碑”文却较少有人知道或提到，该碑文除了新会地方志有录外，其它文献典籍似未见收入。为让更多人能从全方位去了解宋元崖门海战，现从清道光《新会县志》中抄录，并加以标点：

至元十一年，光禄大夫、中书右丞相伯颜，统天兵南伐，取临安，降幼主，平定江淮，惟彼臣陈宜中、张世杰拥二王逃于海岛。皇立位早卒。次昷继立仅数月，皇帝诏镇国上将军张宏[弘]范、镇国上将军李恒，开蒙古汉军都元帅府，叶力征收。张公控舟率武骑，沿海而南取漳、潮、惠诸郡，遂获彼相文天祥，知皇帝所在，自潮阳登舟下海；李公提兵度岭，复广州。越十六年正月十四日，会崖山，国王王，绝其薪水，逼其逃遁。张攻其前，李截其后。潮落，李先进战；潮上，张复进攻，更迭战攻，身先士卒。炮轰如雷，矢下如雨，龙骇鱼惊，蛟奔鲸遁。不四三时，彼军大败，其宋主昷及扈从文武官属、舟师器械，俱没于水，即获其室。世杰走，宣慰司遣舟师因之南恩海陵山平章港，五月四日遭飓风，舟溺，殆天亡之也。是时，威声震于海外，凯歌腾于穷崖，甚盛举也。是年春，湖南行省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阿里海牙，进师雷阳，收复琼、崖、儋、万。继而镇国上将军、都元帅、广东道宣慰使帖木儿不花，驃骑卫上将军、宣慰使梁雄飞赞助军次，慰安人民，黄童白叟，举手加额而相告。曰：一战肃清海外，自今至始，共享有生之乐，复见太平之盛，南北一家，振古未有，请书其事，以记其石。从而为之，歌曰：洪惟大元，恢拓万方，尘嚣尽扫，鲸波不扬。

崖山苍苍，崖水汤汤，丰功硕德，与山俱高，与水俱长。刻诸坚珉，以示不忘，垂之于后，于国有光。

此文现不见有石碑留下，但从文末“刻诸坚珉，以示不忘”之句来分析，“珉”（mín）是像玉的石头，可知当时已为碑碣。文末未落款时间，但从所述内容看，成文应在元至元十六年即宋祥兴二年（1279）五月初四日张世杰遇台风死后，也即张弘范、李恒的大部队于三月十三日离开崖山北上，广东道宣慰使司负责消灭海战留下的南宋残余武装，扫尾结束后。

《平崖山记》为元军，为元丞相伯颜、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弘范副帅李恒、广东道宣慰使帖木儿不花等歌功颂德，夸耀战功，美化战争，将中国历史上最大、最惨烈的海战描绘得如此轻松写意，不见了元军的杀戮，不见了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，也不见了浮尸十万、“流尸漂血”（文天祥诗句）的残酷，反写成“黄童白叟，举手加额而相告。”明明是他们自己要纪功，却要写成人民安享盛世，“请书其事，以记其石”。白佐当时的官职“宣慰使司同知”为从三品地方官，元朝在全国六个道各设一个宣慰司，首长为宜慰使，其次为同知。查《元史》，白佐后还任宣慰使都元帅。由于他所处的地位，决定了他的立场和观点。

《平崖山记》用了汉语歌赋形式，“流水账”式概述了整个战争的过程，但史实多有不确。元世祖下诏攻宋，任伯颜为帅确是在元至元十一年（1274），但“取临安，降幼主”是两年后即至元十三年（1276），诏张弘范、李恒开都元帅府则在元至元十五年（1278），此记交代年份极不清楚。关于张弘范到达崖山时间，《元史》、《文信国集杜诗》、明万历《新会县志》记辛酉日，即十三日，又有文天祥的七

律诗《正月十三日》可证，但也有如《宋史》说壬戌日，即十四日；而李恒是十六日下船，廿二日才到达崖山的，说“正月十四日，会师崖山”则时间不合。又如最后二月初六日的大决战不记日期，读起来也像是正月十四。再如“舟师器械，俱没于水”很不客观，难以叫人信服，宋军参战一千多艘战船，《经世大典》、《元史》、《宋史纪事本末》等众多历史文献都说焚溺之余，张弘范掠走了八百，另张世杰率16艘突围出去了，并非全数沉没于水。

元朝统一中国，结束分割，促进民族和合，在中国历史上有其深远的意义，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。“铭功碑”将光环挂在几个元将身上，极尽夸张，说“崖山苍苍，崖水汤汤（首音 shang，形容水流大而急），丰功硕德，与山俱高，与水俱长”，厚颜无耻，令人无法忍受。明万历《新会县志》指出：“不知与崖山争高，与‘崖’水争长者，惟张陆诸公在，足垂光千古。”中华民族、中华文化历来崇尚忠义气节，历史证明，以文天祥、陆秀夫、张世杰“三忠”为代表的南宋臣民，拚死抵抗外族入侵，是他们的精神名垂千古，与崖山争高，与崖水争长，而“铭功碑”的立场和观点为世所不容，所以，这样的“铭功碑”不见于世，足见其低劣。

在崖山碑刻中，陈献章的《慈元庙碑》除了闻名的茅龙笔书法独创一格外，公认文笔上乘，誉为岭南第一碑。它落笔洒脱，流水行云，不仅纪念殉国的南宋杨太后，还对宋朝之亡作了精辟的论述，评点历史，教化人民，立碑目的显彰，足见大家风范，实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材料。拿光彩四溢的《慈元庙碑》与低劣的“铭功碑”文《平崖山记》相比，真有天渊之别。



沙冈钟鼓楼

## 张劲松血战贼首

□ 张淮

100年前，位于开平沙冈潭江河畔的金山圩，百业兴旺，一片繁荣昌盛景象。金山圩近郊人口密集，仅一公里的范围内，就有10条村庄，统称“十村”。

钟鼓楼之所以叫钟鼓楼，是因为那时盗贼十分猖狂，经常从潭江水道来抢劫“十村”，再加上当时还没有钟表，晚上需要报时，于是十村村民在华侨的带动下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在金山圩侧建了一座碉楼，楼高3层，上置钟鼓，每逢晚上，击鼓报更，鸣金报匪，所以就把该碉楼称为钟鼓楼。

话说那年初夏，钟鼓楼的当值看守叫张劲松，是个刚猛青年。那一晚，他像往常一样，圆瞪着双眼扫视着楼外的一草一木。当他正准备去击鼓报更时，突然发现潭江上有一小船快速划来。奇怪的是，小船没有像正常那样驶向金山圩码头，而是驶到一处水草丛生的僻静湾内靠岸。紧接着十三四人爬了上来，并快速向一个村子跑去。

月光中隐现他们身上的刀枪。显然，这是海盗！张劲松明白，这些海盗无比凶残，只要他们一进入村子，就会马上劫持大量人质，强迫村民交钱交物，稍有不服，人质就必死无疑。3个月前，对岸的台山江宁圩，就曾发生这样的惨案。

张劲松想到这里，马上奔到铜钟前，奋力敲击起来，“噹噹噹……”钟声激越响亮。

不到十秒钟，十村的钟声也回应着响了起来，接着火把齐明。十村村民除了部分锁守村子，部分把守路口之外，其余人都举着火把，拿着大刀长矛，冲向金山圩，冲向钟鼓楼。

此时，海盗离岸已数百米，离村子最近的也有数百米，处于中间地带。眼看着十条火龙呐喊着蜂拥而来，海盗们胆虚了，贼头只得下令撤退。

贼人的行踪，张劲松看得很清楚。他马上三声一组地敲响着铜钟，“当当当，当当当”，十村村民因为约定了暗号，组合的钟声是一东、二西、三南、四北。一听这钟声就明白，贼人要向潭江边逃跑，于是火龙马上向南追去。更有近河村子及金山圩的居民、商家，马上横切江边，断绝了贼人的退路。海盗们看到危急，贼头马上命令：向东突围。于是贼人转向东边逃去。张劲松的钟声又一下一下地敲响着，一时间火龙又齐齐向东涌去。

贼头火了，他对下属吼道：“坚决向东突围出去，跳潭江逃走？”但贼头却只身向钟鼓楼急速冲来。他被钟鼓楼的钟声弄得火了，他明白，不消灭钟鼓楼的敲钟人，自己就难以逃脱。

贼头的动向，张劲松也看到了，他知道这贼头是来攻击自己的，他也知道钟鼓楼的大门一定会被贼人劈开。他想知道一些人过来钟鼓楼，但他不知道这个钟怎样敲，因为以前是没有约定过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独自为战吧，有什么可怕的？他想到现在是三更了，该报更了，以后是生是死，很难预料，就让自己最后一次为乡民报更吧！于是他一手击鼓报更，一手敲钟继续指挥东追。

敲了一会，张劲松在腰间插上两个铜锤，拿上一条粗的木棍，冲下楼去，干脆打开楼门，站到门口正中。这时，贼头也冲了过来。在灯光下，张劲松看清了那个贼人的模样：四十多岁，壮实，平头，短须，没有眉毛，那里只有一条褐色的疤痕，赤脚露胸，手里拿着一柄开山斧。看到这里，张劲松不禁脱口而出：“谭光！”“正是！”贼头杀气腾腾地答道。

近这几年，不断流传着有关江洋大盗谭光的传说的。眼下，已证实是这个魔鬼了。张劲松不觉血脉贲张，决心与之死拼一场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们两人谁都没有再说话。谭光的开山斧直砍张劲松，张劲松也不后退，手中的木棍直劈过去。棍长斧短，棍占优。谭光的砍招只得半路变出，变砍为横削棍子，结果棍子被削断了一截。几乎在同时，谭光的斧又变削为砍了，直向张劲松迫来。张劲松跨前一步，把手中被削尖的木棍向贼人刺去，张劲松的木棍虽被削去了一截，但仍长于谭光的开山斧。

谭光又一次变招，横削棍子，这一次削断了一大截。张劲松索性丢掉棍子，拔出两个铜锤。这一回，锤斧长短相当，机会均等。这时谭光连续砍砍已经迫过来了，张劲松不退反进，只见他侧身一个鱼跃，直冲过来，两人同时大吼一声。结果，张劲松的左大腿砍了一开山斧，但谭光的头也挨了铜锤，两人同时都倒在地上。张劲松抹了几下腿上涌出来的血，摇摇头又站了起来，谭光甩了几下头，也摇摇头晃晃站了起来。他们怒目相对，准备再次血战。

再说东追的村民们，突然听到一阵钟鼓齐鸣之声，这是什么信号？谁都不清楚，犹豫间。几个村子的领头人聚在一起商量，一致认为：钟鼓楼可能出事了！于是决定，一半人继续东追，一半人回救钟鼓楼！

正当谭光再向张劲松下手的时候，回救的人们呐喊着、举着火把赶到了。谭光看这阵势，狠地把开山斧掷向张劲松，然后几个后退，退到了潭江边，纵身跳进了潭江。

几天后，人们在潭江下游发现了几具尸体，其中有一具据说是谭光的。张劲松血战贼头的事迹第二天就传遍乡间，村民们把他喻作大侠英雄。

张劲松康复了，回到了钟鼓楼，继续为村民击鼓报更。此后，十村的人们听到钟鼓楼的报更鼓声，感到特别亲切、安稳，而远近的贼匪听到钟鼓楼的钟声，无不胆战心惊！



新会熊子塔

(民间传说)

## “拐培”炮轰熊子塔

□ 林福杰

大名鼎鼎的新会熊子塔①，竟然有人要炮轰！你一定很惊讶吧？但如果你知道“拐培”这个人物的话，也许会惊：“也许！”
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拐培是个杀人越货、远近闻风胆寒的大贼头，相传有小孩哭时说声“拐培来了”也即止泣。他住在熊子塔附近的天马村，民国初年出生，原名陈仕培，因羡慕同村陈仕芬、陈仕俊兄弟出名，改名为陈仕培。他右脚微瘸（拐脚），被称绰号“拐培”。他利用父亲当护沙队长的枪，与堂弟抢劫了一艘运货船起家，之后聚集了一班人马，持着枪支犀利，四出武装抢掠。他与邻近乡村结怨甚深，仇人很多，连大便时也要“马仔”②用轻机枪守卫。拐培在天马口碑很不好，乡人埋怨他们做贼而让村民担“马贼”的黑名。

拐培是个没有文化、莽撞自大，而又好出风头的人。一次，在攻打邻村茶坑村时，被该村梁昌的自卫队强大火力顶住，他一直耿耿于怀。到光复后的一天，他突然发奇想：茶坑熊子塔是个出猛人的风水塔，出了个梁启超，还说差点出皇帝、出宰相，简直笃信笃笃③。我要你一眨眼睛就从地球上消失，看你还有什么风水，叫你梁昌好知道我的利害，显显我的威风。

他把当时最好价的谷物运到澳门，换回了一尊洋炮。那时，有几挺机枪的私人武装已很厉害，何况又添了洋炮，拐培认为自己真的不得了了，趾高气扬，决定要做一件惊人大事，就是要拿炮轰熊子塔。炮架好了，调好了，瞄准了，第一次用炮，个个屏住呼吸，拐培大喊一声：“打！”然而，炮并没有响。“怎么回事？”几人手忙脚乱地查洋炮。拐培又喊：再来！但还是打不响，拐培当即傻了眼。手下有人说，枪要撞针，是不是炮也要撞针。说对了，撞针是枪炮里撞击子弹或炮弹底火的机件，少了打不响。拐培像个泄了气的皮球。

是澳门交货的看不起他的为人而故意“整蛊”④，还是手下人不忍伤害熊子塔而去撞掉针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就曾发生过“马仔”偷卖机枪被找回“生割”⑤处死之事，这说明手下人不是全听他的。拐培此举却成为笑话，到处传扬，也传到香港、澳门去了。

也许是注定熊子塔“命不该绝”，否则我们今天就见不到这个文物了。

**注：**

① 本地习惯所称俗名，因在熊子山上称熊子塔，此塔正名为“凌云塔”。熊，三足鳖，“能”字下加三点。

② 方言，手下人。

③ 方言，笃，扎；刺。

④ 方言，捉弄。

⑤ 方言，活生生割开肚子。

## 忆述沙坪“牛行基”

□ 何翔

旧鹤山县城沙坪镇有个很出名的地方叫牛行基，因为当年耕牛是农村重要劳力，耕牛市场的兴衰体现了当地农村的经济水平，因而耕牛市场的活动往往展现当时当地的人间百态。上了年纪的老沙坪，对它的历史印象深刻。

### “牛行基”的由来

牛行基位于沙坪城区的西边，一头连着东平街口（今前进西路），一头连着永安街口（今武警中队），中间一口足有几百亩水面的大鱼塘，塘一边原是上小范村农田，潺潺溪流绕田而过，如今，325国道人民医院段穿过塘边；塘两边各有水厕一个，行人在此如厕，往往出现“出恭观鱼跃”的“奇景”。而宽阔、树木葱葱的塘基则用作露天耕牛市场，牛行基由此得名。

据有关部门统计，上世纪70年代末，全县耕牛30842头，其中水牛29982头，1995年21660头，到98年仍有2万头，而且出现饲养量百数十头的养牛专业户，可见鹤山耕牛生产历史久远，耕牛市场素负盛名。

### 买卖由经纪人“牛中”操盘

每到二、五、八沙坪圩期，四乡农民便将牛只赶到市场交易，也有从高明、开平远道赶来的耕牛、菜牛。进场后牛主将牛绑在树上或绑在“牛特”（打在地上的木椿）上，或牵着牛绳待客。上市的水牛占大多数，也有黄牛，老牛、嫩牛、母牛、公牛、仔牛，汇聚一起，任人挑选。进场交易的有本地大耕家、养牛专业户、屠场老板，也有从南、番、顺外来的牛贩。买卖一般由俗称“牛中”的经纪人“操盘”（操作价码）。当一名“牛中”很不容易，因为不仅要熟悉牛的生长习性，能从牛的牙齿、叫声、粪便中判断牛牛的年龄、健康状况，而且要熟知市场信息，掌握买卖双方心态，因此牛主、顾主都很信赖“牛中”，成交后除按规提取佣金外，还会请他上酒楼。“牛中”物色好对象后，拿着特制的、刻着古老数字的价码木牌，和顾客“斟盘”（讨价还价）。此时，牛的低沉叫声、买卖双方讨价还价声、售卖凉茶、生果的小贩叫卖声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一幅独特市井风情画。据说一个圩期的成交

交易额多的逾百头。

### 牛市带旺相关行业

兴旺的牛市，也带旺了周边的食肆和相关行业。到了牛行圩期，在牛行基边的酒家食肆格外兴旺，因为成交双方都会到酒楼干一杯，尤其是卖个好价钱的主人，会请伙伴庆贺一番。同样，镇内的客栈、旅店一到圩日也经常爆满，有许多外地来的牛贩入住。又如牛鼻圈、牛柜、牛绳、牛口罩以及犁、耙等与牛有关的商品、生产资料也畅销起来，那时的东平街、和平路一带就有铁器、木器、竹器、麻绳等手工业作坊，生产这类产品供应牛行需要，可以说，当年沙坪的繁荣与兴旺的牛市是有关联的。

### 宰牛场面很恐怖

与牛行密不可分的是宰牛行业了。当年与牛行基毗邻的东平街口就有一家宰牛场，老板在牛行收购菜牛宰杀出售，平时屠宰数量不多，但到每年的八月十五就特别兴旺，因为沙坪、雅瑶、桃源、龙口一带的村民，家家户户有吃牛肉过中秋的习俗。到了十四日，老板就准备了10多条菜牛，当晚凌晨开始宰杀，很多居民拿着盆、提着桶到屠宰场等买牛肉或牛杂。一些肉贩也在此进货。杀牛的情景十分残忍恐怖。屠场内高挂煤油灯，灯光阴暗，捆绑在柱上的牛哀叫着，好象在哭喊，屠工手起刀落，直刺要害，牛应声倒地，在场的观众看得血脉扩张，大气不喘。大约半个小时，一头几百斤的大水牛便肢解完毕，接下来就争购牛肉、牛杂和牛血，其时已近天亮。

如今，中秋节吃牛肉、煲牛杂粥的习俗已逐渐淡忘，只有一些老年人还念念不忘，常常提起。

鹤山市政府于1997年在距原牛行不远处建起了新的耕牛市场，并把保健街命名为牛行路。随着经济转型，农业逐步走上产业化，耕作也逐步机械化，耕牛失去了昔日的重要作用，耕牛市场随之萎缩，加上定点屠宰，消灭私宰行为，过去兴旺的牛市一去不复返，“牛行基”只留在老人的记忆中了。

## 米氏太夫人教子成“龙”

□ 文/黄文婷 黄金定 图/黄煜棠



米氏太夫人像

米氏太夫人是杜阮黄氏始祖黄源深的原配夫人，太夫人墓位于杜阮镇的杜阮村三和里，始建于南宋，清光绪九年重修，是保存较为完好的古墓，是江门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墓为全石砌筑，呈太师椅状，墓两侧各置有一尊雕刻精细的石狮。墓的左侧有碑记和一块立于光绪十七年的石碑，碑上刻有族人护墓公约。墓周成小山状，绿树成荫，筑有一道古色古香的围墙。墓前空地建有牌坊和墓园管理处。

墓园管理处有米氏太夫人画像（左图）。图中的米氏太夫人是一位清秀的古典美人，长着弯弯的月牙眉，细长的眼睛，小巧的嘴唇，尖尖的下巴。米氏太夫人又被称为“米氏太婆”，她精通医术，她的公公正正在南宋宋都临安（今杭州）任吏部要

职时，她为皇后治愈了乳疾，被皇帝赐封为邦显一品夫人，名噪一时。

南宋开禧年间，米氏太夫人随丈夫黄源深由南雄珠玑巷南迁定居杜阮毕纳园。她教子有方，六子中有三子中“进士”，一子中“解元”。她生前视毕纳园为风水宝地，故死后葬于毕纳园内。

墓园前方有一口池塘，名叫“鸭仔塘”。据墓园管理处负责人介绍，这口“鸭仔塘”的名字也与米氏太夫人有关。

传说米氏夫人在毕纳园生活期间，勤勤恳恳地洗麻织布。也许因为池塘染了太多的麻水，鸭仔走下池塘，双脚必定变成黑色，所以人们把池塘叫作“鸭仔塘”。现在，“鸭仔塘”的水面飘荡着浮萍，养着鱼儿，生机盎然。

